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獨手丐 二十七、楊枝裂石 俠丐創凶僧

凶僧癡笑道：「小施主兩次相逢，可算有緣，這些吃剩的東西送與我吧！」二人在萬家住了些日，對江湖上門徑和內外家功夫均頗知道，早料凶僧不懷好意，姜飛一面留神那只又粗又大的毛手，故意笑道：「我們雖然帶有一點食物，都是葷的。再說好友所贈，也不願意送人，對面便是你們同道，不比我們外人不肯收留，同是佛門子弟，何不前往掛單，吃點素齋，也是你們出家人的規矩。」

凶僧聽出、人不肯，癡笑道：「娃娃，你不知酒肉穿胸過，佛在當中坐，你羅漢老爺是個五葷和尚不吃素麼！」

二人見凶僧神情似要翻臉，忙將手伸腰間，準備應付。一面打算喝問來歷姓名，素味平生，為何無故欺人！

姜飛看出凶僧一身極好硬功，意欲將其引開，由自己先出手，說好便罷，如不講理，對方既然跟蹤來此，避也無用。湊巧就是廟中和尚的對頭，索性和他分一高下。如是照空同道，隔門望見必來勸解，否則也不坐視，何苦平白受人欺侮。

心念才動，凶僧話已說完，正待把胸前的手朝二人推去，忽聽樹蔭下面有人笑道：「我最愛五葷和尚，拿了一隻熟狗腿，老想尋一個像濟顛僧那樣的酒肉和尚，請他吃頓好的，走遍天下不曾遇上。只一拿出狗腿想要佈施，人家和尚脾氣好的說我罪過，遇見脾氣不好的禿驢不領我好心，還要揍我一頓。

「昨日聽說廟中禿驢以前是強盜，我想強盜出身的和尚總該吃葷，偏巧人家這兩天因想學做好人，被一伙狗強盜欺負，心煩有氣，約了人來打算宰強盜玩，來一個殺一個，不是毛賊強盜誰也不叫進去。我又白來一趟，氣悶不過，自將狗腿吃了一半，想來此悶睡一會，又被你這光頭吵醒。

「既是一個五葷和尚，再好沒有，人家小娃兒好容易有人送點路菜，自己還饞不過來呢，哪肯送與你吃？再說，你那麼粗的胳膊，倚強拿人東西也太不光鮮，好好一塊石碑座兒，你又不默在背上，拿在手裡未免觀之不雅，吃起酒肉來少一隻手也是費事。依我之勸，人家既沒放在眼裡，不如把石頭還默在背上，尋我老人家募化，雖然狗肉被我吃掉，還有兩根狗骨頭給你啃，也比欺人家娃兒光棍得多，你請過來如何？」

姜飛暗中戒備，偷眼回顧，正是方才所見窮漢，依然將背向外臥在樹蔭之下，手持一根細長柳條搭向腿際，口中說笑，好似剛醒，並未拿什食物。沈鴻因得姜飛暗示，已由石上起立，手握腰間鉤連槍準備萬一。

凶僧上來神情那樣癡惡，本用一雙凶睛注視二人，已快出手發難，及聽窮漢發話譏嘲，忽然將手收回，轉向樹下，似在留神察看，一言不發。聽完，朝廟門那面看了看，微微一聲癡笑，托了石鉢緩步走去。

二人見凶僧兩肩後背的筋肉隨同凶僧行動不住發顫，料其遇見強敵，正在暗運氣功，打算毒手傷人，也許就用乎中石鉢朝人打去都在意中。再看窮漢始終面向裡睡，凶僧業已近前，竟如無覺，語聲才住，又打起呼來；知道這類凶僧心辣手狠，什麼毒手都施得出，均代窮漢擔心。

姜飛還覺風塵中的異人多看不出他真相，如非有真實本領，怎會輕捋虎鬚？又見那人與前遇丐俠上鹿子神情相似，只是口音打扮不同，身材又較瘦小。此時此地忽有此人決非無因而至，始終面向裡臥，凶僧言動偏說得那樣清楚，斷定不是尋常人物。雖然相形之下強弱懸殊，表面看去，一個像是大力金剛，一個又瘦又弱，並且凶僧步法極輕，表面從容，實則又穩又快。

窮漢不知是否真睡，惟恐萬一暴起，猛下毒手，心雖代他疑慮，暗中將鏢取出，還未開口。沈鴻殺虎之後膽力越壯，一見凶僧週身顫動，手中大石鉢盂時上時下又在微微起落，相隔已只數尺，窮漢連身都未回，反而打起呼來，心裡一緊，忍不住急呼道：

「這位老先生，你要佈施的五葷和尚來了！」

凶僧回身罵道：「無知小狗雜種，你羅漢爺只想要人佈施，不論財物狗命都是明言在先，這一把雞骨頭莫非會暗算他不成？」

隨即立定，面向窮漢，一掌當胸，口中癡笑道：「蒙你好意佈施，快將我這鉢盂接去，把你那狗腿放在裡面，省我污手，便宜得多！」

二人見凶僧立法與眾不同，所著僧衣高只及膝，下面露出兩條又粗又壯、小樹幹般的毛腿，彷彿釘在地上，口中說話，右手石鉢盂業已脫手而起，正朝窮漢頭頂高高壓下。窮漢被雙方一喊，呼聲雖止，人仍不曾回顧，若無其事。

二人都是天性俠義，見勢不佳，同聲怒喝，往前縱去。身還不曾縱到，姜飛因恨凶僧無故猛下毒手，欺人太甚，又聽方才口氣，凶僧只將窮漢打敗，也決放自己不過，反正成仇，有何顧慮，心橫氣壯，竟將手中鏢先朝凶僧打去。那石鉢盂又大又重，先由凶僧手上拋起八九尺高下再往下落，本來時機不容一瞬，休說窮漢，便是所臥石條如被打中當時也成粉碎。

二人不料凶僧會下這樣毒手，急怒交加，正往前縱，姜飛手中鏢也剛發出，就這一眨眼的當兒，忽聽哈哈笑道：「你這討飯鉢盂又薄又脆，如何拿來現世，不怕打碎丟人麼？」

聲才出口，右手柳條微微一揚，微聞叭的一下擊石之聲，說也奇怪，那麼又笨又重的石鉢盂竟被一根細才如指的柳枝柔條攔腰兜住，非但不曾下落，反倒凌空蕩了一蕩，晃悠悠像拋球一般由凶僧肩旁擦過，飛出三四丈，叭噠一聲落在地上，中裂為二，地面也被砸成一個尺許來深的大坑。

凶僧瞥見窮漢忽然揚手一柳條將那大石鉢兜住甩將出去，人也坐起，事出意外，心中一驚，微一失神，不防有人暗算，又被姜飛一鏢打中右膀，當時激怒，發了凶野之性，左手一掌照准窮漢劈空便砍，同時猛伸右手待朝身後二人反掌擊去。

姜飛在前，一鏢打出，人也縱到，百忙中瞥見窮漢反手一柳條，將那好幾百斤重的石鉢兜甩出去，自己鏢也打中，但被凶僧肩膀震落地上，好似不曾受傷，驚喜交集之下料知凶僧必有殺手，暗道不好，乘著身子還未落地，剛一個驚龍掉首，身子一躬，往外一翻，避開正面，往旁縱落，忙取如意鎖心輪，拔劍出匣。

姜飛口中急呼：「大哥留意，禿賊不是這位老先生對手，我們無須獻醜！」

沈鴻跟蹤縱到，因防凶僧下手太快，三折鉤連槍和判官筆已相繼取出，但無姜飛機警，只見異人用柳條擊石奇跡，不曾留意凶僧的手來勢又急，落處相隔凶僧只三四尺，猛覺凶僧反手一掌，一股又勁又急的掌風呼的一響橫掃過來，心方一驚，又聽姜飛急喊，忙即縱避。

無奈人剛落地，收勢不及，眼看難於閃避，總算不該受傷，他這裡剛聽出掌風有異，瞥見凶僧回手反擊，慌不迭人往旁縱。姜飛見狀大驚，也正縱身趕來。就這危機不容一發之際，忽聽凶僧一聲怒吼，掌風忽止。

眼前人影一閃，姜飛由旁趕來，目光到處，瞥見凶僧已被窮漢伸手刁住左腕，不知怎麼一來，哈哈之聲還未停止，凶僧已和那石鉢盂一樣倒甩出去，跌跌踉踉，一路掙扎搖晃，怎麼也收勢不住，倒退出一二丈方始跌坐在地，半晌爬不起來。

窮漢笑道：「你這是作什麼？本想留你三年，好讓你到上方山朝老賊禿，多用幾年苦功，長點見識，再向你們地藏王報到，偏要手寒腳賤，我一人還不夠你打的，又去暗算人家娃兒，也不想，你一路跟來，連人家身邊帶有你師父老賊禿對頭剋星所傳如意鎖心輪都未看出，便想妄下毒手，豈非自找沒趣麼。

「就算你那追魂劈風掌僥倖打中，這老尼姑和獨手丐是好惹的麼？他們雖不一定是老尼姑的門人，沒有極深淵源，這類獨門兵器怎會到他手內？老尼姑第一個就容不得你，席泗先生更是他們師父，還有一位未來師長，便老賊禿見了也要膽寒，憑你如何能行？可惜我出手太急了點，你路上再要行兇，不肯安分，我想托你給老賊禿帶個信，三月之內他不尋我必尋他，都未必能夠辦到了。還不快走，只管坐在地上裝死作甚，莫非還要多現點世再走不成？」

二人見那窮漢稍一舉手，便將這樣刀槍不入、猛惡無比的凶僧打跌出老遠，立不起來，人卻生得那麼瘦弱，始終說笑從容，若無其事，出生以來從未見此奇跡，不禁敬佩已極。

因正說話，不敢冒失，恭恭敬敬立在一旁，暗中偷看，見那窮漢穿著一件業已褪色、補了又補的淡黃色葛衣，腰間係著一根舊絲線，腳底一雙舊布鞋，穿得雖極破舊，但比王鹿子穿得還要乾淨。初見時面向裡臥，只見那一身補巴的舊衣，看去像個窮漢。

這一對面，方始看出對方貌相清奇，身雖瘦小，但是膚如玉雪，一部疏落落的長鬚飄拂胸前，根根見肉，黑白分明，越顯得骨秀神清，飄然有出塵之致，神色更極安詳，面上常帶笑容，如非眼見，一點不像和人爭鬥神氣。

聽完剛剛拜倒，一同請問：「老前輩貴姓？想是家師老友同道，請示稱呼。」

忽聽凶僧顛聲怒吼道，「原來你就是我師父的仇人葉神翁麼？是好的容我回轉上方山去，只要說出地方，三月之內我師徒必來尋你算賬便了。」

葉神翁先將二人喚起，令其稍候，走到凶僧面前，笑說：「此是你性太兇暴，明知大敵當前，還要驕狂任性所致，先用毒手將我打死，再傷他們。只有本領，一樣可以如願，偏連這一舉手的工夫都等不及，妄想同時殺死，自尋死路。我此次出山專為想了昔年心願，將幾個匿跡多年新近又想蠢動為惡的兇人全數除去。

「你師父和你師兄大門和尚便是其中之一，本想令你代我帶信，你偏妄使毒手，用力大猛，我又恐你誤傷好人，一時疏忽，破了你的真氣。你為自己暴力所傷，本來只有六七日壽命，為了內傷太重，就我代將所積精血真氣化散，也只多活十天半月。單是回山自能辦到，但你路上必須心平氣和才可走回，再如行兇欺人，稍微用力，真氣立時逆行，週身脹痛，心如油煎，生死皆難，所受苦痛比此時還要厲害，就悔無及了。」

凶僧聞言怒道：「這個你不用管，只有膽子，容我回山，不滿三月，包你得到報應。我方才一時心急，你又詭計多端，將面朝內，不曾想到你便是我師父的仇人老葉，以致誤遭毒手，直到被你破了氣功，用擒拿手將我甩跌出去，想起別人無此本領和平日所聞瘦鬼形相方始警覺，廢話少說，如其怕我師徒報仇，殺剛聽便，稍微皺眉不算好漢。」

葉神翁笑道：「你無須用話激將，至多和老賊禿兒見上一面，必死無救。妄想一回上方便可活命真是做夢。」

說罷，剛伸雙手朝凶僧前後胸揉了兒下，再朝背上一掌拍下，叭的一聲，凶僧一聲怒吼，噴出大口鮮血，四肢一挺，人便仰倒在地，週身冷汗交流，累得直喘，好似坐起都難。

姜飛想起方才曾見樹後衣角飄動，比葉神翁所著華美得多。今日廟中和尚如臨大敵，無人輕易走出，必是敵黨無疑。正在暗中留神，四面察看，忽見一個中年和尚由廟後樹林中掩來，還來到達廟前，廟門忽然大開，又走出幾個和尚，先出現的一個立由旁邊搶上，合成一起趕來，各穿著一身短裝，手上都拿著兵器，急切間不知何意，心中奇怪。

方想迎頭詢問，忽聽男女笑語之聲，側面樹林中先拋出兩條人影，落地一看，乃是兩個身受重傷的壯漢，穿著華麗，貌相兇惡，被人綁好由林中甩出，跟著又有兩女一男縱出，對面一看，不禁大喜，來這一男二女正是女俠李玉紅、六師叔杜德和那日夜裡與杜德同去一起的女俠，仍是男裝，忙同上前禮拜。

三人含笑笑起，隨朝葉神翁分別禮見，互相敘談。二人一聽，才知那男裝女俠真名葉靈楓，乃葉神翁堂妹。十七歲起便在外行俠仗義，威震江湖。因其常著男裝，形跡隱秘，姓名又常時變易，人都稱她隱名俠女美劍客，往來江湖二十年，從無一人知她底細。

起初獨身不嫁，後和杜德彼此傾心，同在一起濟困扶危，雙方已有婚姻之約，為了一事誤會，勞燕分飛，氣得幾乎自殺。後經渭南雙俠和幾位至交老友暗中化解，偏生男女雙方都是性情剛直，又有一點成見，事隔十年，連經波折，直到新近杜德自知錯誤，向靈楓負荊，方始言歸於好。

自從各位英俠大破郎公廟之後，大家忙於幫助湯八搜掘伍喜藏金，並代分途捐募買制耕牛農具，一面率領降賊去往黃河兩岸覓地開荒；一面定下章程，想好方法，以便招集流民苦人前往建村，隨同耕作。商氏弟兄和幾個感化過來的富賊再以全力相助，大量捐輸之外，還幫了許多人力。

在諸位英俠不畏辛勞全力相助之下，一直忙了半個來月方始有點頭緒。剛將地方覓到，將郎公廟賊巢用火燒去，走在路上，李玉紅因聽人說樂游子已快回轉武當，想起沈、姜二人尚在萬家不曾起身。杜德、葉靈楓本來有事入川，為了助成湯八這場盛舉，耽擱已久。

見事已定，那些降賊雖是綠林出身，因為諸俠不是易與，湯八夫婦照應既極周到，又許自帶家屬財物一同遷居，以後生活安定，歲月越過越好，俱都懷德畏威，興高采烈，遇事爭先。日常暗中考察，實是眾心如一，毫無叛意。又有商氏弟兄供給食糧，並派多人先往佈置，樣樣方便，這班人又無一個好欺，貪官土豪以及綠林人均可以無慮，已無須三人隨同前往。

互一商量，便向湯八夫婦告辭，並將花雲豹借來。本意由玉紅一人趕往萬家，通知沈、姜二人騎馬上路，杜德夫妻另路入川。玉紅在萬家住上兩日，應了前約，自去尋訪兄長下落。趕到萬家一問，得知沈、姜二人久等無信，業於昨日起身。因知兩小兄弟近來武功大進。

無雙所贈衣服行李均極樸素，二人年紀又輕，步行上路，有名望的綠林中人不會看在眼裡。差一點的毛賊決非對手，本未放在心上。因萬氏兄妹聽說前途歹人太多，不大放心。因夜已深，主人又在苦留，本打算次早騎馬順路趕去，查訪二人途中無事故發生，馬行千里，就是隔了兩天也可追上。

次日剛起，還未起身，青雲山四杰忽有一人來訪，說起石佛寺和尚照空近為仇敵所敗，到處約人相助。青雲四杰本是舊交，自身不能前去，知道湯八與主人至交，日前曾來萬家特來打聽下落。並說對頭方面是兩個土豪，請有不少惡賊兇人，並有斂跡多年，近又準備蠢動的上方山僧萬花羅漢和兩個惡徒大同和尚、石羅漢在內，事情業已緊急等語。

段、李二女俠均知石佛寺二僧本是俠盜，洗手多年，與湯八交情甚深。湯八夫婦現正有事，不能分身，青雲山來人因和二僧至交，又在一旁力請相助。同時想起兩小弟兄尚在途中，如與凶僧惡賊狹路相逢，只要所帶兵器和鐵雙環被對方看出了必遭毒手。此行正好一舉兩便，當時答應，匆匆趕去。

行至中途，方覺人單勢孤，強敵人多，恐難全勝。如回約人又要耽擱，恐兩小弟兄已先遇險，追趕不上。石佛寺雖然偏在一旁，地勢隱僻，不當官道，但往老河口可抄近路，坐船更是方便迅速，兩小趕路心急，蓮花蕩旁官道乃他必由之路，途中打聽非走此路不可。少年人大都喜事，再要問出廟中和尚是湯八之友，定不量力冒失出手，難免遇險，心想馬行極快，不如追上、人再說。

行至中途，忽然遇見杜德夫婦，還同了一人，乃湯八之友神行子何根，說是昨日得信，石佛寺被土豪惡賊奪去，自己不能分身。恰巧何根在旁，便轉托他拿了親筆書信代約能手前往相助，途中如見玉紅等三人並代致意，請其使道往援。何根途中又遇見舊友岳綱同了兩人，談起兩小弟兄昨夜打虎以及送他經過。

三人聽何根說完前事，一算里程，沈、姜二人尚在途中，必能追上。見馬只有一匹，又聽敵黨人多，便將馬讓何根乘騎，事完代為送回，三人並作一路步行趕去，果然還未趕到蓮花蕩便將兩小弟兄追上，因想考察二人近來言動，掩向道旁，不曾露面。正在暗中尾隨，忽發現兩個惡賊暗中商計，想在明日石佛寺拚鬥以前前往擾鬧，就便示威。

三人心想，事情還早，改跟在二惡賊的後面，沒有尾隨二人同往。後跟二賊到了廟前樹林之中，見還有一賊黨埋伏在彼，杜德認出那是江西路上有名飛賊鬼影兒麻小山。三人黨著賊黨中頗有能者，既與照空約定明日廟前分高下，為何不守信約，先來林中鬼頭鬼腦掩伏窺探？不料麻賊眼快，首先警覺。

三人原分兩路入林，打算出其不意將所跟二賊擒往無人之處，問明陰謀，迎頭下手；再將土豪和幾個為首巨賊除去，朝石佛寺

通知一聲便各上路，不與相見，以免多延時日。不料三人剛一會面便被麻賊發現，立時將計就計，將三賊誘往上山後面再行動手。

三俠全都有事，原是忙中抽空來此除害，不願被人看破行藏。李玉紅面上蒙有黑紗，葉靈楓又是男裝，戴有面具，杜德一人雖是本來面目，偏未被賊看出。三賊見側面樹後人影一閃，好似兩個少年男女，先誤當是隨後掩來的同黨，伸手一打招呼，對方理也未理便穿林而逃，走得極快。

賊黨因覺照空約定明日動手，必有能人相助，尚還未到，反正要將全廟僧徒殺死，奪這一片廟產土地，自己這面所請的人已快到齊，內中還有兩個有名人物，凶憎石羅漢便在其內。因其本領最高，人更驕狂，請他時曾說，一到便自往石佛寺挑戰，獨自上場試他一試，並不先去土豪家中相見。

一算日期也快趕到。內有數賊均想當日起去相機行事，一面窺探對方虛實，出其不意先見一陣，就便看那凶憎和另兩同黨是否趕來，省得被人搶前下手，一旦得勝由他誇嘴，掃了自己臉面。真要不行，當日夜裡還有能人趕到，明日再隨土豪同了群賊正式赴約，再與敵人一拼。於是不按江湖規矩相繼趕來。

除這先後三賊外還有兩賊也想爭功搶先，為等一人耽擱，曾說隨後就到。這班惡賊大盜和兩土豪並無深交，都是輾轉勾結而來，各有私心。麻賊更是照空仇家，心想廟門緊閉，自己到得最早，四面窺探並無敵人蹤跡，只有兩個走長路的少年幼童來此投宿，已被和尚拒絕，現在林外廣場上吃東西，此外不見一人。

方才同黨曾約林中相會，五人到齊再行下手，也許還有新來同道得信趕來，拿不准這男女二人是敵是友。等追到土山後面，所追兩人忽然回身立定，女的一個面有黑紗，貌相身材好似極美，一個也不相識，看去又不像是和尚一面。麻賊不知杜德兩次想擒他，為世除害，均被漏網，好容易狹路相逢，不肯放過，業已繞到他的身後。

誤認兩個美貌少年男女，明見對方身帶寶劍革囊，男的一個一身密扣短裝，外罩素羅英雄擊，英姿颯爽，不是庸流，倚仗自己人多，又有一身本領，後面還有幾個得力同黨也快趕到，廟中和尚閉門不出，明是援兵未來，知道厲害，膽怯不敢出面，謹守待援，這兩人就有本領也不足慮。

本就胡思亂想，葉靈楓又向另兩賊喝問：「素不相認，追來作甚？」露出一口極好聽的女音，越發勾動邪念。三賊剛說便宜話，忽聽身後笑罵：「鬼影兒你這獗賊今日看你跑上天去！」

麻賊曾做飛賊多年，最是狡猾，眼力又高，在杜德手下業已溜脫兩次，一聽口音甚熟，大驚回顧，認出關中諸俠中的六俠杜德，不由亡魂皆冒，剛急喊得一聲「六先生」，底下的話還未出口，瞥見杜德手已揚起，自知不妙，慌不迭施展輕功，一縱二三丈高遠。

待要往旁竄去，身還不曾落地，耳聽一股急風帶著笑聲由身後飛撲過來，知道杜德七禽掌的厲害，被他抓中萬難活命。情急心慌，把心一橫，右手鋼刀，左手毒弩，正待同時發動，與敵一拼，猛覺背上一緊，奇痛徹骨，已被杜德夾背心一把凌空抓住。麻賊急怒攻心，隨同下落之勢，右手刀反腕便斲，同時左手毒弩忙由右脅穿出，朝後打去。

杜德、葉靈楓多年失和，重歸幹好，情愛越深。本就痛恨麻賊淫凶狠毒，無惡不作，再一聽他出口調戲，越發氣往上撞。因不願聽那污穢之言，不等雙方問答，上來便下殺手。一見麻賊情急反噬，想要拼命，知那毒弩厲害，左手一緊，就勢往旁甩去。麻賊痛極手顫，箭才發出一枝，猛又覺吱噉一響，肋骨先被杜德抓斷了兩根，痛極心昏，剛忍不住急喊得一聲「爺爺饒命！」人便凌空甩出，叭的一聲跌向地上，等杜德落地縱過一看，人已骨斷筋折，口噴狂血而死。

另兩賊均未見過杜德，正向二女調笑，忽聽麻賊急呼，縱身逃走，方想，麻賊早日空說大話，這樣沒骨頭，此是何人，如何手還未交先就逃走？心方一動，二女正在喝罵二賊通名領死，見杜德已先下手，各將寶劍拔出。二賊哪知厲害，自負盛名，不顧再看麻賊是否真逃，轉身對敵。剛一照面，內中一賊的兵器先被玉紅一劍斬斷，才知不妙。

同時瞥見杜德跟蹤飛起，凌空一把，老鷹捉小雞一般將麻賊抓死，甩出老遠，越發心寒氣餒，不約而同縱身便逃。前賊被玉紅跟蹤追上，正要一劍刺死，忽聽杜德大喝「請留活口！」

立時將劍收回，一腳踹翻在地，不能轉動。另一賊正往前逃，耳聽敵人笑呼：「六哥，我不願污手，你擒此賊吧！」

心中一驚，忙中偷看前面無人，杜德立在麻賊身旁，相隔還有三丈，以為自己腿快，逃走容易，正在亡命飛馳，忽聽頭上大喝：「狗賊快些等綁，少受苦痛！」聲才入耳，一股疾風已隨人影下墜。百忙中想要回刀反擊，猛覺右膀奇痛如裂，被人一掌砍斷，刀已脫手飛出，背上又中了一掌，胸腹皆震，眼前一黑，昏僕在地。

三人將賊擒住，正在拷問，遙聞隔山林外廟前廣場上笑語之聲隱隱傳來，相隔尚遠，聽不真切。只聽出沈、姜二人也在其內。方才一進樹林便與三賊對面，誘往山後，隱在樹林深處，不曾留意林外。聞聲想起先尾隨二賊時，因知賊黨明日方去石佛寺惡鬥，沈、姜二人業已走往蓮花蕩路上，石佛寺必以客禮相待，便未在意。

聽二人口氣，內中似有敵人，並還有自己人在內，心中一動，忙提二賊趕來。到後一看，正是凶僧萬花羅漢的惡徒石羅漢已受內傷倒地。最可喜是，多年未見的老友、靈楓堂兄丐俠葉神翁也在那裡。彼此見面高興非常。照空、鏡明師徒六人均有眼力，認得六俠杜德，先在廟中隔門偷看，已知這老少諸俠均非常人，驚喜交集之下見眾人正在敘闊，便把兵器收起，立在一旁。

等到說完，方始分別禮見，並向沈、姜二人賠話，說方才實因情勢兇險，知道仇敵不顧江湖信義提前來犯，我們本有好友相助才將廟宇奪回。昨有兩位探敵回來，說仇敵兇險卑鄙，人數又多，恐難取勝，欲往代尋一位老前輩求其相助。這兩人本領頗高，偏又離開，不在此地。

我們人少，只得守在廟中，準備以逸待勞，相機應付。自知力弱，恐二位施主尋常行客，受湯八爺指點來此，恐怕連累，故意拒絕。後來看出不是，深悔怠慢，正由廟後繞出，想乘賊黨未到以前問明來意，請進廟去款待，不料凶僧石羅漢業已到來，看那來勢甚是兇惡，如非葉老前輩在此，就他一人已是難當，何況還有好些強敵。

正說之間，忽見林中有人影一晃，眾僧徒首呼有賊，隨有四個和尚追去。沈、姜二人因和杜德等男女三俠初見，想問師父下落，葉神翁又是前輩高人，難得巧遇，正好求教，守在一旁，沒打算跟去。

照空同兩門徒也不曾走，正請眾人廟中待茶，忽聽林內喝罵殺賊之聲。玉紅笑說：「聽說賊黨約人甚多，此時正在動手，我們前往一看如何？」

杜德還未及答，葉神翁笑說：「無須！那是勾十一、廖小鸞夫婦請人回來，恰有賊黨在此窺探，因見我們在此，嚇逃回去，被他二人撞上，動起手來。來賊業已看出形勢不妙，不敢久停，想要趕回報信。如被逃回，連別的賊黨恐也嚇退。我們都是有事的人，六弟和二位妹子如其有興，索性一同趕去，將這兩個為首土豪和這一班惡賊兇人除掉，省事得多，諸位以為如何？」

杜、李二俠同聲贊好。照空師徒和沈、姜二人也要跟去。葉神翁笑說：「廟中還要留人鎮守，不應疏忽。上月我在青城山金鞭崖後遇見樂游子道兄，說是不久即回，已不再往老河剛日居，大約遷往武當山中居住。沈、姜二人尋師之事他已知道，你兩弟兄最好不要多事，明早起身，先去武當尋他，以免錯過。」

二人聞言驚喜交集，喊了聲「六叔」，想要開口，

杜德笑說：「我們不久往尋二師兄，也許再有兩月便與你們相見。你師父日內必回，現當用功之時，你師父來去匆匆當有原因，就在廟中住上一夜，明日一早起身吧！」二人只得應諾。

石羅漢正由地上掙起，朝眾人癡笑道：「你們如無話說，我要走了。」

葉神翁道：「我既令你回山等死，向老賊禿報信，這裡決不會有人攔阻。路上安分一點，莫要不能把信送到反來怨我。」

凶僧癡笑一聲，仍裝著大模大樣往外去。姜飛氣他不過，笑呼：「喂！五葷和尚，你那討飯鉢盂拿點飯粒黏上，還可向人強討

惡化，如何忘了帶走？」

凶憎天性兇暴，不耐譏刺，聞言轉身怒喝：「小雜種休狂，不出三月叫你們死無葬身之地。」

姜飛大怒，正要追去，玉紅笑道：「你這娃兒也是多口，他已快死的人，和他計較作甚。」

姜飛方說：「師叔你沒看見這廝方才多麼氣人呢！」

忽見前去四和尚趕回，見凶僧回身喝罵，知被葉神翁放走，同聲怒喝，「我們與你素不相識，上門欺人，不是葉老前輩休想活著回去，更要口出不遜，當時要你看。」

凶僧怒吼得兩聲便覺頭暈心煩，胸前脹痛，知道關係性命安危，只得強忍怒火冷笑而去。

葉、杜諸俠聽鏡明說，勾十一同了廖小鸞兄妹還約有兩個好友剛由外面走進，便見林中賊黨窺探，似要逃回，一同上前將四賊打敗，現正往賊巢一面追趕下去。

杜德笑道：「賊黨人多，他夫妻兄妹只四五人，恐難取勝。凶僧和來賊慘敗，如將逃賊除去，敵人也許還不知道。正好用他幾位誘敵，我們走吧！」

說完，男女四俠命照空師徒同了沈鴻、姜飛回往廟內等候，便同起身，一路說笑從容，往外走去。照空師徒把二人陪到廟內，待若上賓，甚是慇懃。因料賊黨不會再來，生擒二賊均負重傷，不等到夜相繼死去。照空一面命人掩埋，一面準備小船，明早送客起身。

沈、姜二人先料杜、葉等男女四俠還要回來，在廟中住了一夜。起身時天還不曾亮透，照空師徒便備好素點，來請同吃。一同昨夜之事，連勾十一和廖氏兄妹均未來過。半夜命人往探也未回轉。二人只得謝別起身，由當地上船，往老河口趕去。一路無事。

到了老河口，照席泗所說小廟和一居民家中打聽，均說樂游子前住在此，人未歸；二人在鎮上住了一夜，打聽好了入山途徑，便往臥眉峰尋去。

武當風景靈秀，中有七十二峰之勝，臥眉峰偏在後山，地最隱僻，常居山中的土人好些俱不知道。遠望過去，眉痕縹緲，黛色橫空，終年白雲如帶，縈繞山顛，襯得山容濃淡相間，似隱似現，如在有無之中。外有崇山包圍，峭壁排空，將它擋住，入山不深決難看出，峰腰以下到處繁花盛開，青林掩映，時有鶴鹿飛翔遊行，泉聲松濤因風應和，自成幽籟，加以氣候溫和，澗谷幽清，大小巖洞甚多，均可住人，置身其間不由塵慮一清，心曠神怡，飄然有出世之想。

二人由河南路上趕來，到處黃沙迷漫，塵土滿衣，日間行路雖是八九月的天氣，照樣煩熱難耐，自由蓮花蕩改走水路，已覺越往西南山水越好，像這樣的風景靈秀之區尚是第一次看到。先見前山一帶寺觀林立，都是道家廟宇，荒崖幽谷之間更有不少修道人所居茅棚，因不知地理，連山中輾轉訪問，一路遊玩探索過去。到第二日午後，經一老樵人指點，翻山過去，方始尋到峰下。

初意山中樵彩甚多，沿途均有道觀茅棚，容易訪問。就是後山無人，只要尋到臥眉峰，至多師父未來，崔老人當可見。哪知到後一看，那峰形如一嶺，又長又高，旁邊並有一峰，拔地而起，洞壑甚多，景更靈奇。空山寂寂，流水淅淅，山花自開，音無人跡。

急切間看不出人在何處，只得尋一隱僻崖洞把行李藏好，先往高處看好形勢，分頭尋去。尋到日落黃昏，休說師父和崔老人沒有蹤影，連樵夫也未遇到一個。路雖不熟，來路幾次探詢，是知道的人都眾口一詞，途向相同。當地景物形勢又與獨手丐席泗在禹王台所說大致一樣。

心想，這裡山高谷深，地勢寬大，也許不曾走遍。席師和杜、李二位師叔決不至於說差，只要在此山中，早晚必能尋到。又見當地山糧甚多，好些秋果結實累累，肥鮮碩大，滿綴枝頭，自生自落，無人彩吃。更有各種野獸山雞，不怕沒有吃的。老河口起身時料知要在山中久居，並還備有各種用具和兩袋糧食。

沒想到山中天氣這樣溫和，師父不見，必是人在途中，尚還未到。中途曾向樵人打聽，均說這裡有一駝背老人常時往來後山一帶，因其不大開口，不知住處等語。可見崔老人也在這裡，此時不知何往，早晚這兩位師長異人必能見到。又尋了兩天不見人影，互一商計，便在峰腰尋一更好的洞穴遷居過去，由此安居下來。

洞在半山崖上，洞前稀落落生著數十株鬆杉，旁邊一條瀑布宛如匹練，繞山而流，到了離地五六丈的崖缺口再玉龍倒掛，凌空飛墮，直落下面澗澗之中。驚湍電射，雪灑珠噴，終日泉聲轟轟，宛如雷電怒鳴，震撼空山，勢絕雄奇，驚人耳目，滿地花草鮮妍，多不知名。石洞不大，通體皆石，甚是乾淨，並有兩處天然石窗可透光。夜來並臥洞中原有大青石上，月光由洞頂下照，仰望青天白雲，疏星朗月，清風陣陣，吹面不寒，景更幽絕。

二人每日早夜勤練武功，閒來不是掘取山糧，便是出遊打獵，尋覓崔老人的蹤跡。中間並往隔山樵彩之區向樵彩人打聽，均說駝背老人以前常在後山採了藥材，背往老河口販賣，不見此老已十多日。臥眉峰後形勢奇險，並有毒蛇猛獸潛伏，還隔著一片危峰峭壁。所產藥材又不甚多，只是風景好看，因此輕易無人前往。

二人只得回轉。眼看落葉滿山，秋去冬來，一晃已是月餘光陰，所尋的人一個未見。又聽山那面樵人說，山中氣候溫和，後山一帶草木黃落更晚，看去丹楓滿山，喬松蒼翠，繁花遍地，五色繽紛。可是一夜朔風，當時變天，轉眼大雪封山，冷不可當，必須早作防冬之計，否則一下大雪，住處高寒，萬禁不住。

二人方始著起急來，無奈此外沒有地方可尋師長。諸老前輩又有師父行蹤無定，到後不見應在臥眉峰等候之言，沒奈何只得守候下去。因見早晚天氣漸涼，初來時少年好奇，貪那峰腰上的泉聲山色，景物雄奇，特意選這崖洞居住。晴天還好，遇到風雨滿洞皆濕，便自不耐。

又聽隔山樵人警告，乘未下雪以前往峰下向陽之處尋到一所崖洞，也在山坡上面，景物比前居較差，但是離下面平地只兩三丈。洞前石台縫中生有兩株古松，大片磐石，溪流就在旁邊，取水方便。洞中也有好些平坦青石，能供坐臥。裡外兩層，可避風雨。

心想，山中竹木甚多，洞口只有一人多高，寬僅三尺，近來又打了好些獸皮，野生茅草更多，打算砍些樹枝竹竿，用茅草獸皮紮成一門封閉洞口。再多存點乾枝，以防封山之用。剛剛做好洞門，忽然想起初次學做洞門，幾經改制才得成功，有好幾天未打山糧，所存雜糧醃肉只夠兩人兩三日之用。

惟恐二老歸來沒有吃的，打算多打一點野豬肥鹿和山雞之類，在降雪以前風乾醃好，再多掘點山糧，以備過冬。二人來到山中，每日用功苦練，快有兩月，自覺大有進境，膽力均比以前更壯，常時帶了兵器孤身出獵，一去多半日，已成習慣。

議定之後，便將洞門關好，各帶兵刃暗器，往峰後和對面嶺上野獸出沒之區尋去。因所帶暗器最多的只得十餘支，每日練習，又因打獵被野獸帶了逃走，失去了一小半，恐到時應用不便，不捨再用。見溪中石子光滑堅硬，每次打獵必要帶上一些，手法甚准，照樣連珠打出，百發百中。